

# 汉语否定处置句研究

张俊阁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否定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语法中的重要范畴。就汉语处置句而言,根据否定词出现的位置,否定处置句可分为两种类型:否定前置处置句,否定后置处置句。这两种否定处置句的产生与处置介词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否定词前后位置的不同,其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也随之有所变化。否定词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和语用因素是两种否定处置句一直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同时阿尔泰语否定词紧靠动词的语序对新疆、甘肃等地汉语方言处置句否定词的位置也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 汉语处置句; 否定; 语用; 语法化; 语言接触; 语序类型学

## A Study of Chinese Negative Disposal Construction

Zhang Jung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Negation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languages and an important grammatical categor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iverse types of disposal prepositions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e wide use of the "ba" sentenc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into the negative disposal sentences taking the "ba" sentence as an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of the negative word in the sentence, the Chinese disposal constru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negative word before the disposal preposition or the negative word after the disposal preposition and its obje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ntactic context in which the word "ba" is grammaticalized and the negative word pre- or post-positioned. The verb "ba," in the sense of "take/hold," is grammaticalized into the disposal preposition "ba" in the linkage structure. The semantic relation of "ba" linkage structure is generally more closely related so that the "ba" linkage structure is taken as a whole. The negative word appears in front of the linkage structure negates it total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linkage structure has two independent verb phrases. They have their relative independence in syntax. Therefore, negative words can also alone negate the second verb phrase of the "ba" linkage structure. But the situation rarely occurs. This phenomenon also strands in "ba" disposal sentence. It shows that the negative word can be placed before

[收稿日期] 2014-07-1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4-12-31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2DWXJ11); 2012年度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203103)

[作者简介] 张俊阁(<http://orcid.org/0000-0002-4454-2421>),女,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语法研究。

or after the "ba" in disposal sentence. But the negative word post-positioned examples occur less often than those of the pre-positioned negation. The scope and focus of negation also change along with the negative words' position. The scope of the pre-positioned negation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ose of the post-positioned negation. The focus of negation changes with the negative scope. The negative word in the sentence negates all its subsequent components, but the focus of negation is uncertain, as it can depend on the context. When the negative word is after the disposal preposition phrase, usually it i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verb. There is only one predicate verb and its related components (object or complement) in the scope of the negative word. The focus of negation can either be on the action itself, or on the object or complement which is after the predicate verb.

In many cases the focus of negation depends on the speaker's or the narrator's pragmatic purpose. In other words, the negation scope of negative word and pragmatic factor are the important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the two kinds of negative disposal sentences which widely exist in Chinese dialects. The negative word is generally placed after the "ba" phrase in Chinese dialects, in Qinghai and Gansu, which have close contact with the languages of the Altai family. This phenomenon indicates that languages of the Altai family are influential in Chinese negative disposal sentences. Therefor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egative disposal sentences, we have to explore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Chinese itself. Meanwhile, we cannot ign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alien languages.

There are many issues worthy of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Chinese negative disposal sentences. For example, the word order of the Chinese negative disposal sentences NP+Neg/Aux+PP+VP and NP+PP+Neg/Aux+VP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other languages such as the English NP+Neg/Aux+VP+PP. The word order of the Chinese negative disposal sentences is unique in the word order types.

**Key words:** Chinese disposal construction; negation; pragmatics;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 word order typology

处置句是汉语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句子结构,学界对处置句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但到目前为止,对否定处置句的关注还较少。否定表达有其独特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弄清否定以及跟否定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汉语中两类否定处置句便会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时也会加深对汉语处置句的研究。因而本文将着力于考察汉语否定处置句。据观察,汉语否定处置句中否定词的位置有两种情况:否定词位于处置介词前,否定词位于处置介词后。文章着重从汉语否定词自身的性质和语法化的角度探讨两种否定处置句形成的动因和机制,并从语用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两种否定处置句的历史发展和使用情况。至于处置句中否定词的选用,或者说什么样的否定词可以出现在什么样的处置句(祈使句、感叹句、陈述句、疑问句)中,我们认为这不是处置句的问题,而是否定词的问题,故对此不做讨论。

## 一、否定处置句的限定

在分析否定处置句之前,必须先了解否定及其性质。否定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语法中的重要范畴。其意义是否认事物、性状、动作、关系等的存在,或者对命题的真实性进行否认。具体而言,否定又分两种:对全句的否定和对局部某个语法成分的否定,可分别称为句子否定和局部否定。就汉语而言,否定一般是由否定词与其他成分组成否定结构,否定结构在句法结构中的位

置不同,否定的性质也就不同。先来看下面的例子<sup>①</sup>:

(1)却说何玉凤当下不把这话说破,便先搁起不提。(《儿女英雄传》29回)

(2)小的登堂告知县,那些光棍们,枷打在下边,就是没把地土断。(《聊斋俚曲·翻魔殃》5回)

(3)休把过日子当成小事,弄的穷了,便无事做不出来,寻饭吃还是高品哩。(《歧路灯》63回)

(4)……待你年老倦勤的时候,我自来替你的手脚,把我的尸首不要葬了,将龕来垒住,待我自己回来掩埋。(《醒世姻缘传》21回)

(5)前日你家酒席上,姨夫把我不当人。(《玉如意》4回)

以上例句都是“把”字式处置句。例(1)—(3),否定词“不”、“没”、“休”处在“把”字短语的前面<sup>②</sup>;例(4)—(5),否定词“不要”、“不”处在“把”字短语的后面。从整个句法结构来看,以上例句中的否定词都位于句子谓语动词的前面,即否定词与其后成分组成的否定结构处于句子谓语的位置,这实际上是说话人对句子所表述的整个命题的否认,如例(2)“没把土地断”相当于“把土地断+没”,例(5)“姨夫把我不当人”相当于“姨夫把我当人+不”。这种否定是句子否定。本文所要讨论的即是这种否定处置句。

再来看下面的例子:

(6)我当初也是汉子,也不叫你格外助我,只把前日输我的赌欠,让过的不用再提了,只把不曾让的给了我,救我一家性命。(《歧路灯》66回)

(7)把那母亲焦得没好气处,只来寻贵梅出气。(《型世言》6回)

(8)赵洪氏甚是快慰,遂把那请客回话搁起不提。(《海上花列传》38回)

例(6)中“不曾”只否定“把”的宾语“让的”这一“的”字结构;例(7)“没”否定的是谓语“焦”的补语;例(8)中“不”否定的只是连动结构的第二个动词“提”。三例中的否定均是对句子局部成分的否定而不是对全句的否定。本文不讨论局部否定的处置句。

从处置介词类型来看,近代汉语处置句主要有“把”字句、“将”字句、“拿”字句、“着”字句、“给”字句、“捉”字句等。现代汉语普通话主要是“把”字句,方言中处置介词类型较多,这里不一列出。比较而言,“把”字句使用区域最为广泛,所以我们拟以“把”字句为例来考察汉语否定处置句的发展演变情况<sup>③</sup>。进一步观察“把”字否定处置句,它们都是有谓语句,零谓语处置句没有出现否定形式。如:

(9)木叉道:“我把你个肉眼凡胎的泼物!我是南海菩萨的徒弟。这是我师父抛来的莲花,你也不认得哩!”(《西游记》8回)

(10)宗师笑了一笑,说道:“我把你这个光棍奴才!你在我手里支调!拿夹棍上来夹起!”(《醒世姻缘传》47回)

例(9)—(10),处置句由“主语+把+宾语”构成,句中无谓语动词,所以称为零谓语处置句。零谓语处置句均未出现否定形式。零谓语处置句只有肯定句没有否定句的原因我们将另文讨论。

## 二、否定词位置与辖域相关性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把否定处置限制在句子层面,即否定处置句。例(1)—(5)显示出否定处置句中

① 本文用例主要采用近代汉语文献用例。

② 处置介词“把”及其宾语组成的介宾短语,我们称之为“把”字短语。

③ “把”字句之外的其他处置句(“将”字句等)的否定式历史发展情况将另文讨论。

否定词的位置有两种:一种是否定词位于处置介词前,如例(1)—(3),称作否定前置处置句;一种是否定词位于处置介词后,如例(4)—(5),称作否定后置处置句。否定词位置不同,其否定辖域也会有差异。

语言学上,“否定的辖域指一个否定成分的作用范围”。“也就是说,在一个包含否定词的格式中,所有可能被这个否定词否定的项目构成了否定的辖域。”<sup>[1]99</sup>否定辖域是由否定词的位置和特点决定的。据笔者观察,汉语处置句中否定词的否定方向应该是后向性的,即否定辖域是否定词后面的所有成分。实际上,否定辖域中真正被否定的成分往往只有一个,如“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不”后面的成分都在“不”的否定辖域中,在不同的语境中,“同意”、“他的”、“观点”以及“同意他的观点”<sup>①</sup>都有可能成为“不”直接否定的成分。这个直接被否定的成分叫作否定的焦点。下面分别来看否定前置和否定后置处置句的否定辖域和否定焦点。

### 1. 否定词前置及其辖域和焦点

否定前置处置句中,否定词主要有“莫”、“休”、“别”、“不”、“不曾”、“不该/能/可”、“未”、“没”、“没有”等。如:

(11)绝嗜欲,断贪痴,莫把神明暗里欺。(吕岩《渔父词一十八首·方契理》,见《全唐诗》)<sup>②</sup>

(12)咱人这青春有限不再来,金榜无名誓不归,得志也休把升迁看的容易。(关汉卿《状元堂陈母教子》第三折,见《全元曲·杂剧》)

(13)我若不把姐姐当作亲姐姐一样看,上回那些家常话烦难事也不肯尽情告诉你了。(《红楼梦》37回)

(14)国家又不曾把贤每亏负,试自心窝腹:衣粮俸禄是吾皇物,恁咱有福。(《董西厢》卷2)

(15)曰:“而今别把仁做一物事认,也不得;羁说鹞突了,亦不得。”(《朱子语类》卷6)

(16)敬则自虚静,不可把虚静唤做敬。(《二程遗书》卷15)

(17)对江山满目真堪画,休把这媚景良辰作塌。(杨立斋[耍孩儿],见《全元曲·散曲》)

(18)既然做了一年夫妻,你家素有门望,料没有把你我重拆散了,再嫁别人之理。(《初刻拍案惊奇》卷23)

(19)不要把钱多钱少看做两样。(《醒世恒言》第34卷)

(20)万一别有隐情,岂不把女儿肮脏埋灭了。(《何典》8回)

(21)就不该把旁枝叶儿移到别处么?恰恰的把一个正身儿送的远远的。(《歧路灯》67回)

(22)岂有日高还没醒,必是人儿不在家,门外又没把挂儿挂。(《聊斋俚曲·墙头记》2回)

否定前置的这些例句否定词的否定辖域是其后的所有成分,但各成分否定的程度并不相同,即否定焦点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来判断。例(11)“莫”否定范围是“把神明暗里欺”,但否定的重点(焦点)应该是动词“欺”的状语“暗里”。例(12)“休”否定的焦点应该是谓语动词“看”的补语“容易”。例(13)“不”否定的焦点应该是谓语动词“当作”的宾语“亲姐姐”。状语、补语、宾语是对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方式、程度、结果、对象等方面进行限制、说明,否定的焦点往往落在这些成分上。例(14)—(22)强调的是动作行为对“把”字宾语所施加的影响,即这些句子的否定焦点应该是否定辖域内的所有成分。

### 2. 否定词后置及其辖域

否定后置处置句的否定词主要是“不”、“不曾”、“没”和“休”也出现了少量用例。如:

(23)(带云)信着我父亲呵,世间人把丹桂都休折,留着手把雕弓拽。(关汉卿《闺怨佳

① “同意他的观点”看成一个意义整体。

② 文中所引唐诗俱出自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后不再一一标注。

人拜月亭》第三折,见《全元曲·杂剧》)

(24)哥,你说甚么话,他如今气象大起来,妆腰大模样,只把我这旧日弟兄伴当们根底,半点也不保。((《朴通事》))

(25)这其间因碍着十三妹姑娘面皮,却把纪大将军代子求婚一层不曾提着一字。((《儿女英雄传》18回))

(26)他的丈母也是长了个疔子,问他要了帖膏药,他也把那起疼坏疮的膏药与了他一帖,把个老婆子也只差了一点儿没疼杀。((《醒世姻缘传》67回))

由例(23)一(26)可以看出,否定词后置时,否定词紧靠动词前,其辖域内只有一个谓语动词及其相关成分(宾语或补语),否定焦点既可是动作行为本身,如例(23)一(24),也可是谓语动词后的宾语或补语,如例(25)一(26)。

可见,否定词前后位置的不同,其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也随之变化。否定前置处置句中否定词的否定辖域大于否定后置处置句中否定词的否定辖域,否定的焦点自然随否定辖域的不同而不同。

### 三、处置句中否定词位置不同的背后动因及形成机制

对否定处置句,学界多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中否定“把”字句以否定词位于“把”字之前为常规。对否定后置处置句,王力认为:“处置式又专为积极的处置而设,所以‘把’字后面不能用否定语。”王力也举了《元曲选》中否定词后置的“把”字句,但他认为“只能出现于戏曲或弹词里,普通口语里是非常罕见的”<sup>[2]83</sup>。对王力的观点,吕叔湘有同有否:“关于‘把’字后头不能有否定语这一点,在早期近代汉语里好像还没有这个限制,并且不如王先生所说只出现在戏曲或弹词里。底下引的例句有一半是散文……就较后的用例来说,这个限制是很严的。所能看见的例外,只有作为一个熟语的一部分的否定词才会在‘把’字之后出现。”<sup>[3]177-178</sup>王、吕两位先生的研究启发我们要弄清楚处置句中否定词的位置问题,必须对否定处置句的历史发展做进一步的梳理。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处置句中否定词的位置以前置为主。在唐代,“把”由“握/持”义动词发展为处置介词之后,其相应的否定前置处置句也随之出现,但否定后置的处置句,宋、金文献始见,并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的不少方言中。我们可以通过表 1 以窥一斑:

表 1 处置式否定词前置、否定词后置频率表

调查文献	否定词前置	否定词后置	否定词后置所占百分比(%)
董西厢	4	5	56
二程遗书	1	0	0
全 朱子语类	25	4	14
元 元刊杂剧三十种	12	7	37
曲 散曲	21	2	9
戏文	10	3	23
杂剧	64	13	17
朴通事	0	2	100

续表 1

调查文献	否定词前置	否定词后置	否定词后置所占百分比(%)
金瓶梅	28	23	45
西游记	6	0	0
二拍	43	1	2
三言	31	2	6
红楼梦	11	9	45
儿女英雄传	21	3	13
醒世姻缘传	20	24	55
聊斋俚曲	38	2	5
歧路灯	18	4	18
型世言	13	2	13
儒林外史	9	4	31
何典	1	0	0
玉如意	13	4	24
海上花列传	0	0	0
总计	389	114	23

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7例否定词后置处置句分别出自：范康《陈季卿悟道竹叶舟杂剧》1例，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1例，宫天挺《严子陵垂钓七里滩》1例，尚仲贤《尉迟恭三夺槊》2例，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1例，张国宾《相国寺公孙汗衫记》1例。

表1所调查文献的方言背景相对比较明确，覆盖面较广<sup>①</sup>，既有北方方言文献，又有南方方言文献。总体而言，近代汉语时期处置句中否定词前置多于后置。两者的比例在各文献中分布不一，即使同一大方言区内，否定前置处置句与否定后置处置句在各文献中的比例差别也不小。由此做出以下推断：否定词后置处置句在近代汉语时期是较为广泛地存在的，比例的稍高或稍低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各文献中比例的大小可能与文献字数、文体特点以及作者的语言风格有关。

① 《董西厢》，又称《西厢记诸宫调》，金代作品，为北方方言背景；《二程遗书》作者程颢、程颐，南宋河南洛阳人，为河南方言背景；《朱子语类》作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为闽方言背景；《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剧作家范康、金仁杰和杨梓是浙江人，孟汉卿为安徽亳州人，其余（除无名氏外）均属山东、河南、山西、大都（北京）等北方籍作家；《全元曲·戏文》中只统计《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琵琶记》《白兔记》，其中《张协状元》一般认为是南宋作品，《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琵琶记》《白兔记》是元代南戏保存较好的本子；明中叶《金瓶梅》方言背景较有争议，有人认为反映的是吴方言；《型世言》作者陆人龙，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成书于明崇祯年间，为吴方言背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江苏淮安人，成书于16世纪中期，为吴方言背景；“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作者冯梦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书于17世纪初期，为吴方言背景；“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作者凌濛初，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成书于17世纪初期，为吴方言背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成书于18世纪初期，为江淮方言背景；《何典》作者张南庄，成书于清嘉庆年间，为吴方言背景；《玉如意》作者严振先，江苏泰兴人，成书于清乾隆年间，为吴方言背景；《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江苏松江（上海市）人，成书于19世纪末期，人物对话全都用吴语写成，具有浓厚的吴方言背景；《朴通事》是元末明初专供朝鲜人学汉语的教科书，为北京方言背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今辽宁省辽阳市，成书于18世纪末，其主体语言及语法结构以北京话为主，同时吸收了广大北方地区的方言；《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满族镶红旗人，成书于1849年，为北京方言背景；《歧路灯》作者李绿园，河南汝州宝丰县人，成书于1777年，为河南方言背景；《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明末清初，学界对其作者多有推测，但方言背景看法较为一致，为山东方言背景；《聊斋俚曲》作者蒲松龄，山东淄川人，为山东方言背景。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否定词后置的处置句虽然较为少见,然而方言中否定词后置的情况则比较普遍。据不完全调查,下列方言中否定副词都可置于处置介词之后:兰州方言、静宁方言、镇原方言、天水方言、双峰方言、关中方言、汉中方言、黄冈方言、孝感方言、九寨沟方言、桐城方言、瓯语、高敬话<sup>①</sup>、西宁方言、鲁西方言等。

由此可见,自近代直到现代,否定词后置处置句广泛使用于汉语方言当中。那么造成处置句中否定词位置不同的背后动因是什么呢?

金道荣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了汉语处置句中否定词后置的原因:汉语长期受阿尔泰语的影响,阿尔泰语各语言中否定词(或否定词缀)紧靠动词之后,这直接诱使汉语处置句中的否定词由“把”字前移位于“把”字后<sup>②</sup>。金道荣对辽、金时期文献,尤其是元刊杂剧及清代《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这些他认为受阿尔泰语系中蒙古语和满语影响最典范的文献语料进行分析,言之凿凿。但问题是:否定词后置处置句从宋代一直到现代就见之于南方方言区,这些区域受阿尔泰语影响的程度以及反映这些区域语言特点的文献,金道荣并未论及。张蕾从语法化的角度分析了否定词后置处置句<sup>[4]</sup>,但较为笼统。不过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提示我们:汉语否定处置句句法结构的变化必须从汉语自身的句法结构中去探寻,同时也不可忽视异族语言的影响。

处置介词“把”是由“握/持”义动词“把”在连动结构中虚化或语法化而来的,对此语法界已多有论述<sup>[5]408-416[6]178-196[7]352-378</sup>,这里不重复描述其语法化的过程。我们重点讨论的是否定词与连动结构及由此而形成的处置句中否定词的位置。先来看下面的例子:

(27) 颜容老难赧,把镜悲鬓发。(岑参《下外江舟怀终南旧居》,见《全唐诗》)

(28) 前去五十有几年?把镜照面心茫然。(白居易《杂曲歌辞·浩歌行》,见《全唐诗》)

“把”作为“握/持”义动词用在连动结构中,常常与后一动词在语义上关系密切而成为后一动词的前提条件。如例(27),只有“把镜”才能看到白发,所以“把镜”是“悲白发”的前提。例(28)也是如此。

对前后动词语义关系密切的连动结构而言,否定词的否定辖域往往涉及连动结构的两个动作行为。如:

(29) 一门人忿然曰:“群责人亦大无道理,今暗如漆,何可以不把火照我?”(《全晋文》卷50)<sup>③</sup>

例(29)“把火照我”是一连动结构,句子语境显示,“把火”是“照我”的前提条件,换言之,要“照我”必须“把火”,前后两个动作语义密切相连。否定词“不”虽出现在动词“把”前,但它不只是对动词“把”的否定,更是对整个连动结构的否定,即整个连动结构“把火照我”都在“不”的否定辖域之内。

连动结构毕竟是两个独立的动词(短语),句法上有其相对独立性,所以也可单独对“把”字连动结构的第二动词进行否定,如:

(30) 况吾头半白,把镜非不见。(白居易《花下对酒二首》,见《全唐诗》)

(31) 自知年几偏应少,先把屠苏不让春。(裴夷直《戏唐仁烈》,见《全唐诗》)

“握/持”义动词“把”所处的这种句法语境直接影响到其语法化为处置介词后否定词的位置。“握/持”义“把”参与的连动结构往往表示一种有目的的、积极的行为,所以较少出现在否定句中。

① 瓯语中处置介词为“逮”、高敬话中处置介词为“帮”,均相当于普通话的“把”。

② 金道荣《论阿尔泰语法背景下的汉语“把”字句偏误的生成机制与教学对策》,北京大学中文系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56、75-117 页。

③ 本文采用的是严可均辑、何宛屏等审订《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其虚化成处置介词后,这一特点继续保留,因而从历时文献来看,否定处置句的用例远远低于肯定处置句的用例。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把”字连动结构语义联系一般比较密切,往往作为一个意义整体,否定词多出现在连动结构前对其进行整体否定,仅否定连动结构中后一动词(短语)的情况较少。这种现象也滞留在“把”字处置句中,所以文献用例显示出处置句中否定词既可置于“把”字短语前,又可置于“把”字短语后,但后置用例少于前置用例。同时,从句法成分来看,动词“把”语法化为处置介词“把”之后,“把”及其宾语组成的介宾短语成了后面动词的状语。否定副词位于“把”前还是“把”后并不是由“把”字短语决定的,这体现了否定副词在多层状语中排列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与其否定辖域和语用需要有关,来看如下例子:

(32)贾母气的说道:“我知道你也不把我们放在眼睛里,叫人把他老子叫来!”(《红楼梦》44回)

(33)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红楼梦》27回)

作为处置句,例(32)和(33)中说话者均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但否定词位置不同,两句对说话人情感倾向的表达也有所不同。例(32)否定词“不”位于“把”字之前,换言之,“把”及其宾语紧贴在VP之前,从而形成一个语义紧密的结构体,否定词强调的是动作行为对其对象的整个处置结果,即强调了受事受到了VP的完全影响,从而凸显了说话人认为受事受损程度大的情感倾向。例(33)的否定词后移,使否定焦点仅限于VP部分,排除了对“把”及其宾语的强调,从而表现说话人认为受事受损程度减小的情感倾向。

再比较两个例子:

(34)凡他走去,童奶奶、寄姐、调羹,便是狄希陈合虎哥,都不把他当外人相待,遇酒留饮,逢饭让吃,习以为常。(《醒世姻缘传》77回)

(35)这两日怕见作活,你家又把我不当个客待。(《醒世姻缘传》26回)

例(34)和(35)句中动词为“当”,“把……当……”表现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认同,当说者与听者心理预期一致时,往往用肯定的形式。而加上否定词后则是说话者或叙述人对这种心理认同的否定,而听者对这种否定的心理认同一般难以预料,因而句子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含义。如例(34),“他(来旺)”对童奶奶一家来说本是“外人”,那么正常的心理预期也是应“当外人待”,但句子却用了否定词“不”,从而与正常预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使听者的心理感受“出乎意料”。但否定前置与否定后置,其出乎意料的表意效果又有所不同。如例(34),否定词“不”前置于“把”字,这样动作行为及其受事的处置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而加以叙述,换言之,其语义的完整性没有受阻,所以这时句子所表示的出乎意料的含义就相对较弱。而例(35),否定词“不”后置于“把”字短语,在表述上“不”字之前的部分“你家又把我”往往给人一种合乎常理的心理预期,但否定词突然置于VP之前,使前部分的叙述在语义上受阻并发生逆转,所以否定后置处置句所表示的出乎意料的含义就较为强烈。实际上,所有否定处置句的否定前置与后置都有这种表意上的区别。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否定前置与后置决定了其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的不同,很多情况下使用前置还是后置取决于说话人或叙述者的语用目的。换言之,否定词否定辖域及否定焦点和语用因素是两种否定处置句一直广泛存在于汉语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汉语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接触的事实和影响。

自唐代以后,契丹建立了辽,女真建立了金,蒙古族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满族建立了统一的清。随着政权的建立,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与汉语的接触融合日益广泛和深入。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均属北方阿尔泰语系,这些语言中否定句的语序一般是:状语+谓语动词+否定

词。另外蒙古语中,如果否定词为“劝阻否定词”,句子的语序一般为:状语+否定词+谓语动词<sup>[8]41-44</sup>。这两种语序都是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由于自身内部发展规律而出现的汉语否定词后置处置句语序为:状语(“把”字短语)+否定词+谓语,这种语序与阿尔泰语否定词紧靠动词的语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在阿尔泰语尤其是蒙古语的影响下汉语否定词后置处置句的使用频率可能会有所增加。现在青海、甘肃等至今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接触密切的地区的汉语中处置句的否定词一般后置于“把”字短语的现象,即说明了阿尔泰语对汉语否定处置句还是有影响的。

汉语否定处置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讨论。比如,否定处置句的两种语序 NP+Neg/Aux+PP+VP 和 NP+PP+Neg/Aux+VP,与其他语言如英语 NP+Neg/Aux+VP+PP 有所不同,在语序类型上有其独特性。

### [参 考 文 献]

- [1] 袁毓林:《论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和辖域歧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第99-108页。[Yuan Yulin, "Negative Sentence: Its Focus, Presupposition and Scope Ambiguity," *Zhongguo Yuwen*, No. 2 (2000), pp. 99-108.]
- [2]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Wang Li, *Moder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 [3] 吕叔湘:《把字用法的研究》,见《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6-199页。[Lü Shuxiang, "Study on the Usage of the Word 'Ba'," in *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Chinese Grammar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pp. 176-199.]
- [4] 张蕾:《否定式“把”字句的历时发展》,《语文学刊》2006年第16期,第98-103页。[Zhang Lei,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Negation of 'Ba' Sentence," *Chinese Journal*, No. 16 (2006), pp. 98-103.]
- [5]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Wang Li, *The Manuscript of Chinese Histo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6]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Jiang Shaoyu, *Modern Chinese Research Surve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 [7] 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Jiang Shaoyu & Cao Guangshun,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 [8] 贾晞儒:《对河湟汉语几个语法现象的分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37-44页。[Jia Xirou, "Analysis of Several Grammatical Phenomena in Hehuang Chinese," *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No. 4 (1990), pp. 37-44.]



## “文化记忆：时代、历史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2015年5月30—31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思想研究所主办的“文化记忆:时代、历史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圆正西溪宾馆顺利举行,来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会议还吸引了超过八十多位校内外师生旁听,很多旁听者来自外地,近到长三角,远到北京、山西、四川、云南。

文化记忆是特定文化共同体共享的记忆,它既被“刻写”在纪念碑、博物馆等有形的记忆载体上,也通过媒介再现等方式代代相传。文化记忆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期,已发展为跨学科的、国际性研究领域,不同学科都从各自的角度探究社会文化场景下“当下”与“过去”的相互影响。参会嘉宾包括复旦大学朱元元教授、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安德鲁·霍金斯教授、南京大学孙江教授、加州圣玛丽学院徐贲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陶东风教授、浙江大学徐岱教授等著名学者。两天会议期内,两代学者围绕“国家与民间:文化记忆的多重话语空间”、“文化记忆理论与美学”、“战争书写与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文化记忆:纪实与虚构”、“阶级想象与记忆实践”、“文化创伤与历史叙事”等议题展开了跨学科对话。